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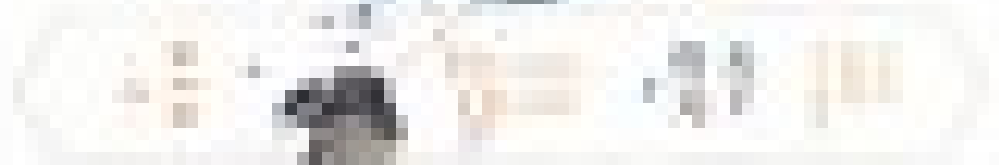
· 第二卷 ·
上 ·

HUANG
QUAN

著
天下
归元

记忆封，
沧海覆，
天下再倾？





天下
归元
著

凰
权

HUANG
QUAN

第二卷·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凰权·第二卷 / 天下归元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00-2355-0

I. ①凰…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3167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凰权·第二卷

作者 天下归元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 兮

责任编辑 周振明

特约策划 大 俊

特约编辑 黄紫橙 黄 悦

封面设计 小 贾

封面绘图 鹤 九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980mm 1/16

印 张 57.25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355-0

定 价 108.00 元 (全三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28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 册

第一章	从头再来	001
第二章	对酌	017
第三章	断袖	030
第四章	设陷	037
第五章	生死之交	048
第六章	静夜听箫	063
第七章	佛也有火	075
第八章	怒抽	088
第九章	真假李长勇	097
第十章	春夜如许	106
第十一章	春色	116
第十二章	一枝红杏上墙来	125
第十三章	该谁负责	132
第十四章	这个可以	143
第十五章	桃花	152
第十六章	这样爱过	163
第十七章	河西隔壁的母狮	173
第十八章	温泉水滑洗凝脂	181
第十九章	风流	191

目 录

第二十章	相携	201
第二十一章	反击	210
第二十二章	此间少年	222
第二十三章	泛舟	233
第二十四章	三人之局	242
第二十五章	心有灵犀	252
第二十六章	心意	262
第二十七章	这样一个我	274
中 册		
第二十八章	女人三段论	287
第二十九章	寻欢	297
第三十章	八卦记录	307
第三十一章	火凤	318
第三十二章	强盗打劫	330
第三十三章	故人重来	340
第三十四章	我介意	348
第三十五章	八卦阅览记	359
第三十六章	洗洗睡吧	370
第三十七章	割舍	379

第三十八章 夜谈 386

第三十九章 情缠 397

第四十章 情斗 407

第四十一章 月满团圆 418

第四十二章 杀宫 434

第四十三章 女皇 450

第四十四章 离 468

第四十五章 淡月梨花 481

第四十六章 星月神话 489

第四十七章 木瓜好礼 499

第四十八章 这么近，那么远 510

第四十九章 倾江 521

第五十章 乘虚而入 531

第五十一章 针锋相对 541

第五十二章 求婚 553

第五十三章 做媒 563

番外一 名字风波 572

下册

第五十四章 暗斗 577

第五十五章 出手 584

第五十六章	回击	592
第五十七章	爱恨如狱	598
第五十八章	白月光	610
第五十九章	合谋	621
第六十章	百密一疏	631
第六十一章	我的大妃	640
第六十二章	等着我	659
第六十三章	黄金台上一席酒	665
第六十四章	复仇之血	677
第六十五章	袭心	689
第六十六章	天上之心	700
第六十七章	旧情	706
第六十八章	羊入虎口	716
第六十九章	恩仇	723
第七十章	冲突	731
第七十一章	大结局(上)	740
第七十二章	大结局(中)	778
第七十三章	大结局(下)	804
番外二	彼岸如花	867
番外三	关于生孩子的那些事儿	896

第一章 从头再来

深红色的朝阳里，十丈城楼上落下的人轻盈飘扬，似一叶薄草或一丝羽絮，摇荡在雪野上的万丈金光里。

万众仰首，因这瞬息万变的城头变幻，忘记了呼吸。

垛堞粉碎，青红色的砖雾腾起遮没视线的碎云，碎云里探出一只手，闪电般地一抓。抓在空处。

隐约一声裂帛声响，半空里飘起一片顺滑如流水的衣角，悠悠。

城墙上，晋思羽怔怔而立。

他的手，僵在那空处，抓着一片虚无。

心似也坠进了冰冷的虚无。

半晌他缓慢地一缩，自己都似乎听见了僵硬的骨节摩擦的咯咯声。

凤知微如愿以偿地落了下去。

她所在的位置，下面是近卫营，万千长矛直竖而起，落上去便是一个血筛子。

她最后清醒的意识，是在半空摊开手脚，让自己轻盈地飞，那些急速坠落的风声里，往事如流水滔滔而过。

突然便觉得很宁静。

唰唰。

天盛军阵中掠起好几条人影，都张开双臂迎向下落的女子，希望用自己的臂弯接住她，或者宁可做了她的肉垫。

却有一条人影，踩过人头，快过流光。

那条黄色人影暴起于仰头傻傻看城楼的近卫营中，飓风烟尘般地卷过所有人的头顶，用一生最快的速度飞射而起。

他迎上坠落的凤知微。

“拦住他！”

城楼上暴怒的吼声霹雳般炸起。

醒悟过来的近卫营纷纷拉弓射箭，举枪去搦，提刀去砍，奈何那人远在众人脑袋之上，而姚扬宇带着骑兵们杀气腾腾地又冲了来。

宗宸有些忧心地抬头看着那条黄影，顾南衣接到凤知微容易，接到后顺利落下却很难，城楼坠落的巨大冲力好比十位高手齐齐当胸出掌，一旦承受不住落入近卫营，后果不堪设想。

黄影飞纵，闪电一掠，半空中已经触及凤知微垂落的手。

手指相触，顾南衣突然拈指一甩，横臂一抡，一股巧劲将凤知微下落的身形平平推了出去。

直落瞬间变成斜飞，凤知微飞下的方向已经落向近卫营之外。

赫连铮和宁弈同时暴飞而起，后者位置虽然远些，却比扛着大刀的赫连铮要轻盈，一黑一青两条人影几乎同时接住了凤知微，一个揽住了她的肩，一个抱住了她的腿。

两人半空中还来得及对视一眼，各自微哼一声，在凤知微身子底下似乎各做了个动作，随即一声闷响，两人各自肩头晃了晃。

那边顾南衣半空全力推出凤知微，巨大的冲力顿时全部由他一人承受，他闷哼一声，唇角已经溢出鲜血，悬空里一口真气用完，身形如石直线崩落。

赫连铮一回头看见，大惊之下立即放开凤知微奔去要救，却还隔得远，哪里来得及。

好在还有个一直陪着顾南衣在敌阵冲杀的宗宸，顾南衣刚接到凤知微他便飞身而起，计算着顾南衣落下的位置立即撒出一把灰雾。灰雾散开，四面的近卫营士兵齐齐软倒，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砰的一声顾南衣正落在这些肉垫上。

宗宸立即踩着肉垫抱起顾南衣便奔出，没被软倒的近卫营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宗宸已经到了对面。赫连铮正迎上，大喜道：“你有这么灵光的药为什么不拿出来到处撒一撒，

咱们仗也就不必打了！”

宗宸没好气地白他一眼——你以为这是草原的糍粑酥油茶里的芝麻？这么灵效的药制来有多艰难常人根本想象不到，这一把便撒掉了他十年的珍藏，肉痛得很，也只有是为了凤知微和顾南衣了。

宗宸没空和赫连铮斗嘴，赶紧先看看顾南衣，还好，落下时他护住了心脉，只是受了点内伤，现在和凤知微一样，因为城楼太高导致的冲力，暂时晕过去了。

抬头向城楼上望去，凤知微面前那毁去的垛堞，似城楼缺掉的一颗门牙，生冷而讽刺地亮在朝阳下，而破碎的垛堞旁，“安”字大旗下，那人脸色铁青，死死盯着那倾毁的垛堞，像看着一个骤然破碎在眼前的梦。

赫连铮笑眯眯地看着晋思羽，对着他挑衅地做了个挽弓的姿势，心情畅快得哈哈大笑。城墙上晋思羽的手，险些将墙砖捏碎。

宁弈一直默默抱着凤知微，低头凝视着她一抹冷笑未散去的容颜，手指微微颤动，似乎想要去抚摸，却最终停住。

相隔一年，第一次真正如此之近地拥她在怀，感受到她平静的呼吸和温暖的体温，感受到睽违已久的真实的她的存在，他突然觉得欢欣得连心都在颤抖。

她轻而软的身子在他的臂弯，他便觉得四面也腾起轻软的云。

有些幸运竟不敢一次要得太多，怕损了一生的福，只这么拥着，便觉得已很好，很好。他的手指停在她的脸颊边，温存地替她理去鬓边一缕乱发，随即缓缓站起来，冷声道：“战！”

长熙十八年正月初一，天盛和大越继白头崖之战后，再次在边境浦城大战一场。

真正的战争自长熙十七年除夕夜开始，天盛以暗探搅乱浦城，破坏浦城和大营之间的信息渠道，又在东河谷埋伏，截杀前来援救浦城的大越左路军，杀左路军副将寇如建，灭敌八千，之后于浦城之下，和晋思羽近卫营短兵相接，不仅救回了失陷浦城的魏副将，还和晋思羽大军大战一场。

那是一场混战，天盛骑兵营包围着浦城近卫营，大越主营包围着天盛骑兵营，然而边境天盛又派出骑兵，后袭杀向大越主营，大家都在腹背受敌，一场仗打得天盛昏头涨脑。

天盛本来抢占了先机，但南地士兵不耐久寒，天寒地冻，远征他国，宁弈不欲和晋思羽纠缠到底，一路且战且退却丝毫不失分寸，最终双方在原先的边境和平友好分手，大越军队一直跟到了边境大营附近却无可奈何，就和礼送他们出境似的。

战后清点下来，还是天盛这边小胜，晋思羽却也不吃亏。他居然还是采纳了凤知微的建议，在递交朝廷的军报上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宁奔兵临城下从容退走说成无功而返铩羽而归，敌军连夜偷袭越军主营，然主营时刻防范森严而未有损云云。

天盛这边管不着大越的花招，只顾着自己欢喜——他们的魏副将没死，回来了！

天盛大营弥漫着欢喜的气氛，人人面带笑容，步伐轻快，尤其姚扬宇那几个。领了六十军棍的姚扬宇，从刑凳上爬下来，捂着屁股就在笑，让人疑惑这是不是又是个刘源第二。

主帐内气氛却要差些，因为凤知微还没醒，因为宗宸从凤知微那倒霉孩子体内又测出一种奇毒。

奇毒出现，原先担心的毒人却没有发生，到此时宗宸也明白了，凤知微坚持回去，关在书房里和晋思羽一番谈判，硬是选择将自己的毒人之毒，化成了只对她自己有伤害的内毒，也不知道她是如何鼓动如簧之舌，将晋思羽那个多疑种子说动的。

赫连铮知道这事后，第一个跳起来大骂，毒人又怎样？大家小心些就是了，何必做这种选择？他烦躁得气咻咻地在帐内乱转，像一头被困住的狮子。

醒来的顾南衣，一直坐在床边握着凤知微的手，没日没夜专心地看着她，像是生怕一眨眼，又把这家伙搞丢了，或者又被这家伙给丢下了。他嫌赫连铮吵，影响他看护他家知微，一脚将赫连大王踢了出去。

赫连铮在泥灰地里打了个滚，听见从不主动发表对他人看法的顾南衣，干巴巴道：“这才是她。”

赫连铮坐在地上，抓着头发左思右想，最后叹了口气。

是啊，这才是她。

凤知微体内那种奇毒，因为是从蛊毒转化而来，对那蛊毒还不够了解的宗宸自然一时也没能找出解法，这日又在帐篷里撑着额头翻着医书苦思，忽然一个家伙大步生风进来，不用抬头就知道走路这么有劲的只有赫连铮。

大王左佩刀右背剑，抓着个小包大步而来，他最近不再用鞭子了，至于原因，没有人知道。

将那小包往宗宸面前一递，赫连铮喜气洋洋地道：“老宗，我差点都忘记了，那天我回去找佳容，无意中在淬雪斋后墙下挖出了这个东西。”

宗宸打开，看见那东西，又闻闻味道，眼睛一亮，大喜之下也不温文尔雅了，狠拍赫连铮的肩膀，“好！很好！多谢你，赫连兄弟！”

赫连铮揉着肩膀咧嘴笑，目光发亮地问：“解药没问题了吧？”

宗宸摇摇头，赫连铮一怔，亮闪闪的目光立即暗了下去。

“是这样的。”喜怒鲜明的赫连大王让宗宸看了心有不忍，连忙道，“这是蛊引，想必晋思羽培育双生蛊的时候，给它喂食过这个，如今我可以根据剩下的这些指甲上留有的蛊的毒液和气息来寻找解法，比见都没见过、一点头绪都没有要好上很多，要是当时那个小罐带出来就好了，也许可以观察得更清楚些……”

“我立刻再去拿！”赫连铮一捋袖子就向外走。

“别。”宗宸一把拉住他，“你做得对，晋思羽将来一定还会去查看蛊罐，留在那里比拿出来作用大。”

“那便拜托你了。”赫连铮双手抱拳，诚挚地道，“只要先生能找出解药，草原上下，俱感先生大德。”

“别这么文绉绉的，我不习惯。”宗宸失笑，“这本就是我应当的。”

“说到应当，”赫连铮突然嘻嘻一笑，凑过脑袋道，“我一直不明白，以先生这般出身的人才，为什么从一开始，就甘为知微驱策，和她的身世有关吗？”

宗宸默然半晌，道：“知微和大王你说过她的身世？”

“没有，”赫连铮摇摇头，“不过知微很多事也未曾特意瞒我，当初帝京那事我后来赶到，多少还是知道的。”

“既然如此。”宗宸这次说话更慢，有字斟句酌的感觉，“大王还是和知微走得极近，不怕草原将来受到牵连吗？”

“什么牵连？”赫连铮哈哈一笑，“呼卓部桀骜不驯，数百年间连名字都换过几次，跟了这个主子，也跟过那个主子，看谁顺眼就是谁，谁规定天下谁家，谁必须忠于谁？赫连铮发过誓，赫连铮的草原，永远是他的大妃的，赫连铮的心，永远只忠于她一人。”

他语气铮铮，每个尾音都不拖不曳，金刚石般璀璨刚硬，夕阳自帐篷缝隙洒入，给神情朗然的男子周身镀上一层灿灿金边，他看起来整个人也是一块巨大的金刚石，不惧红尘磨砺，永绽光辉。

宗宸看着这样的男子，只觉得心潮涌动，知微身边的男人，宁弈恩怨纠缠，南衣心思纯澈，知微的态度虽然看起来始终不涉情爱，但很明显，将来或一笑泯恩仇携手天下，或半生付流水归隐山田，总不外是这两个人。

唯有赫连铮，就现在看来，知微视他如挚友，态度极近，唯因这样的近，反而分外坦然旷朗，半分旖旎心思也无。

他看似离她最近，连大妃名分都是她的，其实却是最远。

赫连铮是聪明人，他看得出，他自然也明白。

知道，却依旧不争不抢不求，依旧将丹心捧上毫无怨尤，依旧笑得这么透彻开朗，赫连铮的心胸，连宗宸同为男子，都不禁钦佩。

因了这一分心潮涌动，宗宸突然也有了说心里话的欲望。

“我出身轩辕世家，你是知道的。”宗宸微笑道，“早先大成那时候，轩辕、战、燕氏都曾各有一国，你自然也明白。”

赫连铮点点头，“正是因此我不明白，按说你们该是仇人，大成不是将轩辕灭国了吗？”

“先轩辕末代皇帝是自主逊位。”宗宸道，“我们轩辕中兴之主承庆帝，虽然仅仅在位五年，但励精图治，英明卓绝，执政五年而轩辕国力大盛，但承庆大帝为人淡泊，并不执念于皇权霸业，他一心牵记，唯当年大宛女帝一人而已。承庆五年他驾崩于九华殿，临终留下铁训，子孙后代必得世代护佑女帝血脉，违者天诛地灭，对于后世皇权承续，他也多次谆谆留训，说他的皇位，原就来自女帝的相助赠予，将来便是还了给她，也是天经地义，万不可因此妄动刀兵，更不可因此迁怒大成皇族血脉。”

“大帝真是心胸广阔我辈男儿，但话虽如此，”赫连铮道，“这么多代过去，又真的被灭国，当真还能如铁训般执行？”

“据说当年五洲五国的帝君，和大成皇后都颇有情分，都留下了子孙后代世代护佑守望的铁训，但是就是你说的，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老一辈有情分，子孙后辈可没有，在那种情形下还要守住那一纸铁训，确实不现实。所以战家后来出了乱子，燕家虽然没有与大成旧氏为敌，却也渐渐淡出不予理睬，只有我们轩辕氏，因为早年承庆大帝有宿疾，一脉传下来，体质都不太佳，因自觉天命不永，便性格淡泊，对医术比对国事更有兴趣些，”宗宸一笑，“你看，当年不等大成来灭轩辕，轩辕末帝就自动退位了。”

“原来如此，”赫连铮恳切地道，“得你守护，知微之幸。”

“其实付出最多的不是轩辕氏。”宗宸笑一笑，有点歉意的样子，“轩辕氏个性太淡泊了，六百年来并没有直接参与护持大成血脉的任务，只是一直对大成承诺，在最艰难最崩毁的时刻，会出面予以护持，所以当年……”

他突然住了口，看看凤知微和顾南衣那个帐篷，眼神里浮现出雾气一般的東西。

赫连铮看在眼里，却没有多问，心知能让宗宸这样出身皇族的世家子弟忠心追随，只怕还不仅仅是这些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如今可算解了疑惑，也去了一丝不安，当即笑道：“好兄弟，以后一起喝酒。”

“好。”宗宸笑答。

赫连铮离开后，宗宸还没坐下翻上几页书，便听见帐篷外，沉凉而优雅的声音道：“宗先生在吗？”

宗宸露出一丝讥诮的笑意——他帐门半掩，谁都看得清楚，赫连铮大步直入，他就非要到帐外问一句，果然亲王殿下就是与众不同。

“今儿我这里真热闹。”宗宸一笑，“殿下请。”

宁弈掀帘进来，还是那清雅卓绝的样子，他不喜穿甲胄，大多时候轻衣缓带，有时候宗宸会恶意地想，他是不是存心要让人看起来觉得他和魏知更相配一点。

他的眼光看过去，自然不太友好，好在涵养好，好歹伸手让了座。

宁弈若无其事地坐了，开门见山，“此来打扰先生，实有一事相求。”

“殿下就快富有四海，一介草民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殿下求的。”宗宸一句话立即堵死。

宁弈不动气，一笑，“我来求先生，给知微一份纯澈的快乐。”

宗宸放下了一直在看的书。

“殿下这话说得奇怪。”他眉宇间怒气淡淡，“知微不欢乐否？知微不乐，是我造成否？如果知微真的不乐，草民觉得，殿下更应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

“我自自然是要审视的。”宁弈淡淡道，“只是我没有先生的妙手，再多弥补，还不了清明的心境。”

“你这话什么意思？”宗宸眯起眼睛。

“今年在京中，有一次无事，读了皇史宬里珍藏的一本大成皇室秘本，其中提到了一件事。”宁弈手指轻轻叩着案面，“大成开国皇后，早年曾得轩辕承庆大帝之助，封闭了一部分记忆。”

宗宸沉默了下去，半晌冷笑一声。

“轩辕医术一脉相传，我想这封闭记忆之术，先生一定也有承继。”

“那又如何？”

宁弈不说话了，话说到这个地步，大家都是聪明人，已经无须再多说什么。

很久以后宗宸冷笑道：“抱歉，此事事关重大，我无权替她决定。”

“我不是为自己，不是为了逃避我欠她的债。”宁弈的声音里竟已带了恳求，“我曾说过，我在原地等她，等她横刀于路，随时予我一击，我不躲，也不逃，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从来塞北监军开始，我便开始犹豫……她太苦了，她被仇恨塞满心胸，占据了人生里所有欢欣喜悦，她因为这恨时刻逼着她自己，勉强做着她以前并不欢喜的事，并且将

一直强迫着做下去，这太可怕。”

“那也不过拜君所赐。”

“还有一个原因，先生请仔细想清楚。”宁弈苦涩一笑，“我不是一个人，楚王沉浮关系了太多人的身家性命，有时候我不想，我的属下会自动替我做，上次那事便是如此。为上位者，有时也身不由己，如今眼看她要重回朝廷，以她赫赫功勋，必将飞黄腾达风生水起，如果她还揣着那一怀旧恨出现在朝堂和我针锋相对，我的属下又怎会允许她势力坐大？到时候还会出什么事？先生，你可以说我无力约束手下，也可以说我故意放纵，但是有些事、有些局，当真不是我说可以控制便能控制。我是人，不是神，庞大的楚王集团盘根错节，一点星火都可能贸然燎原，一旦事态脱离掌控，恨海铸成，到时便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宗宸抿着唇，唇线平直如一，神色虽然平静，但看得出来，他已经将宁弈的话听了进去。

“我不想凤夫人的事发生第二次，”宁弈轻轻道，“正如你，也不想，是吗？”

宗宸沉默着，虽然分属敌对，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宁弈的话确实很有道理，封闭掉关于凤夫人的那段仇恨记忆，对凤知微利大于弊。

他本就是淡泊随意之人，一心维持的也就是凤知微的性命，皇权霸业，在他看来如过眼云烟，当初要不是凤夫人一力坚持要把凤知微推上那条路，他早就带走凤家三口，随便哪里逍遥度日，那比现在的凤知微，要幸福得多。

想起顾南衣一次次说，希望她忘记，一次次说，凤知微不快乐。

宗宸沉吟着，一段对话，突然闪进脑海。

“先生，你看，做个失忆的人，其实有很多方便。”

“那说到底就是骗人，可惜骗得了一次骗不了第二次，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辈子。”

“谁说不是呢？但相比于失忆，我更愿意选择性忘记。”

宗宸突然站了起来。

宁弈抬头看着他，眼神中闪着希冀。

“我答应你，封掉她那一部分记忆。”宗宸道，“先祖曾经说过，当年施展这术，曾令他痛彻心扉，如今但望这次我施展，不会令我同样疼痛。”

“你我只愿她活得舒心些，又怎么会痛？”

“殿下请随我来，小顾不在，她还没醒，正好施术。”宗宸面无表情地道，“我知道你也是个多疑性子，不亲眼看着，断不能信，还怕自己做了第二个晋思羽。”

“今日才发觉先生词锋竟也如此之利。”宁弈不以为忤，起身随他去了凤知微帐中。

凤知微依旧在沉睡，这是宗宸的意思，凤知微深陷敌营两个多月，看似备受宠爱享尽富贵，其实心力损耗极大，晋思羽无时无地地试探考验，令她连睡觉都睁着眼睛，要不是宗宸及时赶到，便是这样长期的耗也能耗死心力交瘁的她。

趁着心境放松，宗宸让她好好睡，睡眠最能修补人的内在损伤。

宁弈坐在凤知微身边，轻轻地抚着她的头发，宗宸准备着金针，突然道：“她失去的那段记忆，要如何弥补？我不可能封去她之前所有的记忆，关于凤夫人和凤皓，我该如何解释？”

“事情还是那个事情，不然很多事无法解释，反而引她生疑，只是出事的原因……”宁弈没有说下去，半晌道，“金羽卫近期我又交还了陛下。”

“把她心中的凶手换成皇帝？那又有何区别？仇恨仍在。”

“有区别。”宁弈淡淡道，“不是我，她便不会那么痛苦。”

“殿下真是自信。”宗宸讥诮一笑。

宁弈轻轻一叹，“先生，你觉得我自私也好，怯懦也好，由得你，但你记住，我从未畏惧过她和我生死相搏，我只是不愿而已。我欠她的，我愿用我一切弥补，我想你也不愿她一生沉溺于自我折磨的仇恨中，而错失人生里本该有的幸福。”

“殿下就这么肯定，她需要的幸福，只有你能给？”

“不。”良久之后，宁弈的回答让宗宸怔了怔。

“我只是想让她有个坦然面对内心的机会。”宁弈淡淡道，“你们都知道此事内情，以后的日子，你们请看着，我若还有对不起她处，你们自然不会旁观，记忆可以封，自然也可以解，不是吗？”

宗宸笑一声，道：“你知道就好。”

他拿了针囊坐了过来，突然道：“提醒殿下一句，虽然你很自信，但是姑娘这个人，谁也不敢说能自信摆布她。人的记忆是有残留的，有些令人深恶痛绝的事，事情忘记了，深恶痛绝的感觉却依旧存在，以至于下次遇见，还会直觉地逃避或拒绝。将来姑娘就算封掉了这一段记忆，但是否昔日情感就能如殿下想的那样，如愿以偿地回来，在下可不保证。”

“那也无妨。”宁弈用手背探了探凤知微的温度，用近乎叹息的声音轻轻道，“那便从头开始，追回你。”

随即他放开手，让开身子，道：“那就这样吧。”